

文史哲大系5
田鳳台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王充思想研究論

B234.8

T616

文史哲大系5
田鳳台著

王充思想研究



文津出版社印行



09601452

王充思想析論

著作者：田鳳

發行者：范惠

鳳美台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七〇九五〇〇八・七〇九八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821號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出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PDG

自序

東漢異人王充，生平著論衡八十五篇，卓犖自立，不隨流俗。余在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期間，奇其人而好其書，悉心銳思，費時二載，撰成「王充思想研究」一書，時在民國六十四年五月間事也。

畢業後繼續深造，此稿即置之箱籠，未遑暇顧，時光荏苒，瞬歷十餘寒暑矣。今年夏，得國文天地雜誌社長林君慶彰之推介，由文津出版社付之梨棗，年歲益長，愧學未進，翻閱陳篇，自悔少作。然敝帚尚知自珍，苟有一得之愚，亦可供讀者之參稽也。

付梓之初，商榷舊題於林君，林君以「王充思想析論」見告，余厚其雅意之誠，欣然同之。至於全書之要旨，緒論中言之詳矣，爰贅數語，以弁其首，是以序。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王充思想析論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王充與論衡

第一節 王充其人總述

一、家世與生年

二、家教與師教

三、仕宦與窮達

四、黑題身價性

第二節 論衡與其時代

論衡之時代

一、論衡之產生

四、論衡之間的

三八

三四

三〇

二

三

二〇

二

一
五

1

七

六

六

-

第二章 王充思想剖析 ······ 四一

第一節 王充之哲學思想 ······ 四三

一、王充之天道觀 ······ 四三

二、王充之宿命論 ······ 五三

三、王充之人性說 ······ 六六

四、王充之無鬼論 ······ 七三

第二節 王充之政治思想 ······ 八二

一、天人感應與漢代政治 ······ 八三

二、天人感應學說之反駁 ······ 八五

三、國家宿命論之所形成 ······ 八九

四、王充政治思想之商榷 ······ 九二

第三節 王充之教育思想 ······ 九七

一、王充論為學之要 ······ 九八

二、王充論教育功用 ······ 一〇〇

三、王充論教育方法 ······ 一〇四

| | |
|-------------|-----|
| 四、王充論為學目標 | 一〇八 |
| 第四節 王充之文學思想 | 一一一 |
| 一、王充文學思想淵源 | 一一一 |
| 二、王充之文學觀念 | 一一三 |
| 三、王充論文儒地位 | 一五 |
| 四、王充論為文之道 | 一七 |
| 五、王充論文學功用 | 一九 |
| 六、王充論評文之道 | 二五 |
| 第三章 王充治學與應世 | 二三 |
| 第一節 治學方面 | 二九 |
| 一、王充之懷疑精神 | 二九 |
| 二、王充疾虛妄態度 | 三八 |
| 三、王充之批評方法 | 七八 |
| 第二節 應世方面 | 一五〇 |
| 一、王充對歷史看法 | 一五〇 |

| | |
|-------------------------|------------|
| 二、王充宣漢之目的..... | 一五四 |
| 三、王充與程量賢才..... | 一五九 |
| 第四章 論衡之評價..... | 一六六 |
| 第一節 歷朝對論衡之評價..... | 一六六 |
| 一、由漢至唐..... | 一六七 |
| 二、由宋至明..... | 一六九 |
| 三、清人之評..... | 一七五 |
| 四、近人之評..... | 一八〇 |
| 第二節 論衡評價之總結..... | 一八八 |
| 一、就評其人言..... | 一八八 |
| 二、就評其書言..... | 一八八 |
| 三、就時代風氣言..... | 一九〇 |
| 四、就讀者立場言..... | 一九一 |
| 第五章 論衡之影響..... | 一九二 |
| 第一節 學術方面影響..... | 一九二 |

- | | |
|---------|-----|
| 一、攻擊讖緯者 | 一九三 |
| 二、爭論經注者 | 一九四 |
| 三、非孔議孟者 | 一九五 |
| 四、性命之說者 | 一九七 |

第二節 政治方面影響

- | | |
|---------|-----|
| 一、政論之影響 | 一九八 |
| 二、政爭之影響 | 一九八 |
| 三、品人之影響 | 二〇〇 |
| 四、清談之影響 | 二〇一 |

附錄參考書目

緒論

凌次仲與胡敬仲書論古今學術之變曰：「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而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而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若王充論衡者，其千古學術之一變局乎？

漢自武帝以後，學術定於一尊，百家之說盡黜，唯儒獨存。而董仲舒治公羊之學，明天人感應之說，其後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尋、劉向之徒，繼演其說，挾陰陽以入儒，推災異而解經；闡天人之相感，述五行之生勝，儒家之義既淹，感應之說大昌。下迨後漢，光武應讖中興，繼而封臣賜爵，興祀議禮，多以讞決。風行草偃，蔚爲風氣；雖有尹敏、桓譚非之於前，鄭興、張衡攻之於後，要皆摘其荒謬，而無根本持說，仲任之出，在漢代思想界無異是一大波瀾。

仲任生於光武建武三年，其所處之時代，正值天人感應，災異符命之說，盛行於朝廷之上；而儒者說經，穿鑿附會，詭異失實；社會風氣，又籠罩於迷信禁忌之中；益以仲任一生仕途不暢、志窮無如，故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閉門潛研，幽思屬文，成論衡八十五篇。

且觀夫論衡之書也，千古論者，毀譽懸殊，不啻天淵。或譽其人，或訾其品，或議其書，或讀其論。譽其人者，以爲名逾孟軻孫卿，卓異自立，士君子之先覺者也；訾其品者，以其非聖不孝，名教罪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議其論者，以充持論過激，失理之平，喜逞機鋒，善爲纏芒摧陷，而自相背馳，無樞要以自守；讀其書者，又謂充書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繫結，辨正訛謬，考索古事，有裨後學見聞。此就充人品及書之立論言之也。再以其書之內容言，論衡一書，至爲蕪雜，古昔書目，多列雜家，良以其書所涉非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旁及動植，自周秦以來，諸子文字之多，未有過於論衡者也。而其思想，紛歧雜出，其於先秦諸子之學，或有所承，難言所宗，就論衡全書觀之，以儒家言，篇中引孔子之言者，所在多有，而問孔之篇，不能稱尊；以道家言，其自然無爲之論，雖似道家，而又不近其實；以法家言，其非韓之篇，對韓非之說，固疵議多有；以墨家言，其薄葬之篇，固與墨家立論一致，而其論死訂鬼之篇，倡無鬼之論，與墨子右鬼敬天之說，背道相馳。至其言性不同荀孟，反陰陽不同鄒衍，此古今列之雜家，非無由也。

本文爭就王充其人及其書，析爲五章。加以探討。冀對此一千古異書，四庫總目所謂「攻之」

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者，得一折衷之說，其約如后：

第一章王充與論衡：一節綜述其人。諸凡其家世、教育，仕宦、稟賦，皆加論列。而於後世所爭其少孤之說，孝與不孝，學術師承，被徵公車諸問題，自陳所見。二節綜述其書，於論衡之時代背景，寫作動機，文之風格，書之目的，摘其自言，引證旁論，以求不遺。

第二章王充思想剖析：王充思想，雖紛歧雜出，難名一家。然其能排衆議，持己說，特立獨行，傲然結先秦諸子橫議之局，開魏晉清談之風者，充固爲關鍵之人也。本章爰就其全書，綜爲哲學、政治、教育、文學思想四部。分列引述。至近人或有以科學思想推崇王充者，然以余之見，充之所論，雖重效驗，但其所論對象，多涉迷信神話之屬。難符實證之理。其雷虛、談天、說日諸篇，雖略近科學之域，然漢時科學未盛，充書難以科學名家，要亦常識之見，故姑置不論焉。

第三章王充治學與應世：以其治學言，王充一生，窮居落魄，就其仕途言，誠屬不幸；但以其著述言，因少宦務俗情纏繞，故能閉門潛研，幽思屬文。其對舉世無暇深究之書傳記載，或者相沿成習之傳聞，加以駁斥，其不同流俗，突破時代，以大膽之懷疑精神，一言以蔽之疾虛妄態度，誠治學者之應有。惟其方法有欠縝密，立論不能一貫，則又治學者之大病痛也。再以其應世言，王充一生，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宣漢諸篇，乃其明證。而其仕歷，位至功曹治中，本屬下吏，故其程材量知之篇，對文吏恨之入骨，對鴻儒推崇備至。前者說明其一生深受文吏之排擠。後者說明其以鴻儒自負之況。自其齊世之篇，近世學者，多譽乃充之進步歷史觀也。然以余之見，

充之齊世，列入宣漢諸篇之首，而其在須頌篇云：「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諸篇。固知充之齊世，非爲學理立論，涉入應世之途，故列入本節論之也。

第四章論衡之評價：古今篇籍，評價之異，未有若論衡之甚者也。前所稱述，已見其概。以余之見，千古所評，除極毀極譽者，有欠過當外，餘則無論毀譽，皆係有見之言，非無的放矢之論。故一言以蔽之曰：「論衡之書，純駁互見，瑕瑜不掩。」斯蓋可以盡之。本章前節總摘論衡舊評，攝其體要。凡前賢既論，後儒輾轉相引而不能自見新意者，皆棄而不採。然掛一漏萬，難免有遺珠之憾。後節總結論衡舊評，分爲就評其人言，就評其書言，就時代風氣言，就讀者立場言，以見其評價之異，一爲時代風氣所趨，一爲讀者仁智之見所致也。

第五章論衡之影響：王充論衡，放言高論於東漢一統之世，不僅在兩漢思想界爲突出；卽先秦諸子，亦未可比擬。蓋世衰道微，處士橫議，諸子蠭起，百家爭鳴，固時代所使然也。而充在帝制一統之際，著書二十萬言，其於迷漫朝廷之上災異符命，天人感應之說，及籠罩世間陰陽五行，迷信禁忌之論，一舉而廓清之。其特立獨行，議世評世之精神，固有足稱也。然充之論，其影響於後世者，乃批評精神之發達，故自充之後，就學術方面言，或攻擊議緯，或爭論經注，或非孔議孟，或承襲其性命之說。就政治方面言，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指訐時政；桓靈之間，黨錮禍起，匹夫抗憤，裁量執政；郭太許劭，月旦人物，蔚爲風氣，時流所重；魏晉之

時，竹林七賢，蔑視禮俗，清談放言，要皆充之批評精神所致也。故知學者立言，多啓後世風尚；言之平談，亦繫世之盛衰也，此當非充料所及者也。

抑有附者，論衡之書，千古所議，尤在問孔刺孟之篇，雖毀譽互見，大抵衛道之士，謂其非聖無法；異行之士，謂其否定偶像崇拜。以余之見，王充問孔之篇，雖持論甚悍，然專在字面滑移，於孔孟中心思想，無所撼移，可謂談助，不能立說，固不足多論也。

總之，論衡之書，王充其人，研之者衆，攻之者多，其書奇，故研之者衆；其論激，故攻之者多。本書所研，務求折衷。其是者，固不沒其是；其非者，亦不掩其非，欲免世人賣瓜言甘之譏也。熊師公哲，曾爲余言：「東漢之王充，差當於近世之梁任公。」余三復斯言，覺其言確具獨見。蓋以其學言、二公皆博識之流也。以其文詞言，仲任之文，形露易觀於東漢高古之世，任公之文，暢達易曉於古文結束之前。以其思想言，仲任固有稱爲東漢思想之先覺；任公亦近世得新思潮之先進。故附誌於此，以爲後之論仲任者之參考。本書稱引論衡文字，悉依黃暉論衡校釋，惟資料蒐集匪易，而涉學復疏，思緒欠密，幸賴于師長卿親所指正，高師仲華，熊師公哲，王師夢鷗，盧師元駿，及諸師平時從旁啓導教誨，勉成其業。淵雅先達，幸有以教。

第一章 王充與論衡

第一節 王充其人總述

王充，兩漢思想界之異人。（註一）但正史中有關其生平記載，却頗為簡略。范曄後漢書列傳三十九，將其與王符、仲長統三人合卷並列。而有關王充本人記載，僅以下寥寥二百餘字。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和中，病卒於家。」

。」

似此簡略之記載，欲索解一思想複雜，性格乖異之人，其困難可知。所幸王充能在耳順之年，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僭滅，敍其自紀一篇，文長數千言。爰據其自紀，與近人黃暉先生在其論衡校釋所考訂王充年譜，以及有關王充生平後人之爭論，為此一異人綜理出其一生之輪廓。

一、家世與生年

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殺傷，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讐所擒，祖父況、舉家檣載，就安會稽，留錢塘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塘，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

合自紀與本傳所述，其先祖之里籍原是魏郡元城人。據後漢書郡國志卷二十；魏郡元城屬古冀州。先祖以從軍有功而封於會稽陽亭，故其家當係以游宦身份遷至浙江。至浙後，雖以農桑爲業，但其世祖勇任氣，襲有祖傳軍人粗野性格，其難和睦處於鄉里之間，乃自然之事。而此游宦家庭，官職卑微，倉卒國（黃注元本作道）絕。流落浙江之後，恒產既無，故一遇歲凶，遂有饑

饉之苦。迫於境遇，其任氣世祖，遂有橫道殺傷之行，以致結怨衆多。怨讐既衆，會世擾亂，社會法紀蕩然，尋仇生隙，遭人暗算，當時有可能，故至其祖況之時，以陽亭難以久居，而舉家收拾行當，移家會稽錢塘，以營販商微業。但其伯父蒙與其父誦，承其世祖餘習，並未改性易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日尋仇生事。故又與蒙家丁伯等結怨，卒使全家再逃上虞。故以其家世言，人或譏其祖宗無淑懿之基，當係不謬。至其出生，明白記載於自紀篇中爲建武三年，（西元二七年）。但其卒時，却未明載。本傳言其卒於永元中，永元係東漢和帝年號，共十六年，若以永元八年或九年（西元九六或九七年）爲其死年，其享年當係七十歲左右。

二、家教與師教

自紀篇：「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解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

再合後漢書本傳觀之，本傳中若干記載，頗引起後人之非議，其問題有三：一是少孤，二是孝與不孝、三是師事班彪。茲分別論之如下：